

契诃夫剧作集

樱 桃 园

人 物

郎涅夫斯卡雅，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地主。

安尼雅 她的女儿，十七岁。

瓦里雅 她的养女，二十四岁。

加耶夫，列昂尼德·安德烈耶维奇 郎涅夫斯卡雅的哥哥。

罗巴辛，叶尔莫拉伊·阿列克塞耶维奇 商人。

特罗费莫夫，彼得·谢尔盖耶维奇 大学生。

西米奥诺夫—皮希克，鲍里斯·鲍里索维奇 地主。

夏洛蒂·伊凡诺夫娜 家庭女教师。

叶比霍多夫，谢苗·潘捷列耶奇 管家。

杜尼亚莎 女仆。

费尔斯 男仆，八十七岁。

雅沙 小厮。

流浪人。

火车站长。

邮局职员。

男女客人们，仆人们。

故事发生在郎涅夫斯卡雅的樱桃园里。

第 一 幕

〔一间相沿仍称幼儿室的屋子。有一道门，通向安尼雅的卧房。黎明，太阳不久就要东升。已经到五月了，樱桃树都开了花，但是天气依然寒冷，满园子还罩着一层晨霜。窗子都关着。

〔杜尼亚莎端着一支蜡烛，罗巴辛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同上。

罗巴辛 谢天谢地，火车可算到了。现在几点钟了？

杜尼亚莎 快两点了。（吹灭蜡烛）天都亮了。

罗巴辛 你看火车误了够多久哇？最少也有两个钟头。（打着呵欠，伸着懒腰）你看我这是怎么啦？我简直糊涂透了。我是特意为了到火车站去接他们才来的，可是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，一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。多讨厌！你应该把我喊醒了的呀。

杜尼亚莎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呢。（倾听）象是他们到家了。

罗巴辛 （倾听）不是，他们还得领随身行李呀什么的呢。

〔停顿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在外国住了五年。可不晓得她变了样儿没有？她为人可真不错啊！没有架子，待人心眼儿还那么好。我记得我才十五岁的那一年，我的父亲那阵子在这个村子里开了一个小铺子，有一天，他一拳头打到我脸上，把我的鼻子打得鲜血直流……那天我父亲喝醉了，我们也不知是因为什么到这座园子里来的，我不记得了。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那时候还是那么年轻，啊，还那么瘦弱，这我可记得跟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清楚。她把我领到洗脸盆跟前，就在这儿，就是在这间幼儿室里。“别再哭了，小庄稼佬，”她说，“等一成亲就什么都找补回来了！”

〔停顿。〕

“小庄稼佬！”……真的，我的父亲的确是一个低贱的庄稼佬，可是我现在已经穿上白背心黄皮鞋了；你很可以说我这个长着猪嘴的也吃起精细点心来了；我一下子就阔起来了。手里有了用不完的钱，可是等你走近了仔细看看，实际上依然还是庄稼佬里的一个庄稼佬。（翻着书）就跟看这本书一样，我读了又读，可是一个字也不懂；我坐在这儿读着读着就睡着了。

杜尼亚莎 连家里这一群狗都整夜没有睡觉，它们知道主人们马上要回来了。

罗巴辛 噢，杜尼亚莎，你怎么啦，你这是……

杜尼亚莎 我的手发颤，我觉得有些头晕。

罗巴辛 你太娇气啦，杜尼亚莎。瞧瞧你穿的衣裳，再看看你梳的头发，都象一位小姐似的。你不应该这个样子啊；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分。

〔叶比霍多夫拿着一束花上。他穿着一件短上衣，一双擦得锃亮的长统靴子，走起路来咯吱咯吱地响。一进门便把花束掉在地上。〕

叶比霍多夫 （拾起花来）这是花匠送来的，他说这是摆在饭厅里的。（把花递给杜尼亚莎）

罗巴辛 顺便给我带一些克瓦斯来。

杜尼亚莎 好的，先生。（下）

叶比霍多夫 今天清晨有霜，零下三度，可是樱桃树倒全开了花。我们这一带的这种气候，我可真无法恭维；（叹气）真受不了啊。这样的气候，对于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好处哇；这就跟我这双靴子一样，叶尔莫拉伊·阿列克塞耶维奇，请允许我告诉你，这双靴子是我前天新买的，而且我冒昧向你保证，它们已经就咯吱咯吱得叫人无法忍受啦，你说我该擦点什么油呢？

罗巴辛 出去，你令我讨厌死了。

叶比霍多夫 我没有一天没碰上一点倒楣的事。可是我从来不抱怨，我都习惯了，所以我什么都用笑脸受着。

〔杜尼亚莎上，递给罗巴辛一杯克瓦斯。〕

我要走了。（一下子撞到一把椅子，又把椅子撞倒）你看是不是！（得意的神气）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！这是多么凑巧？如果我能够冒昧说一句的话，别的事情也都跟这个一样。你就看看这个！（下）

杜尼亚莎 叶尔莫拉伊·阿列克塞耶维奇，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，叶比霍多夫已经向我求婚了。

罗巴辛 噢！

杜尼亚莎 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他是一个多么端正的人啊，可就是他每谈起话来，往往叫人听不懂是什么意思。他的话那么好听，那么感动人，可你就是猜不出来是什么意思。我倒是非常喜欢他。他也爱我爱得发狂。他是一个最不走运的人；每天都要遇上一点不幸的事情。所以大家都给起了个外号，管他叫“二十二个不幸”。

罗巴辛 （倾听）不信看吧，这一定是他们到了！

杜尼亚莎 他们已经到啦！啊！我这是怎么啦？……浑身都打起哆嗦来啦。

罗巴辛 是他们到了，没错儿。咱们一起出去迎接他们吧！可不知道她还认识我吗？离开已经五年了。

杜尼亚莎 （感动）我要晕过去了！……啊！我就要晕过去了！

〔传来两辆马车向房子奔来的声音。罗巴辛和杜尼亚莎急下。台上空无一人。邻室传出一片嘈杂声。费尔斯拄着一根手仗，匆匆忙忙地横穿过舞台。他才从火车站接了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回来，身着一件旧式的听差制服，戴着一顶高帽子，嘴里自己跟自己咕噜着令人听不清楚的话。后台的声音越来越大。一个人说：“咱们从这边走吧……”郎涅夫斯卡雅，安尼雅和手里牵着一只小狗的夏洛蒂上，她们全是旅行的打扮；随上的还有：

瓦里雅，披着斗篷，头上扎着一条围巾；加耶夫；西米奥诺夫——皮希克；罗巴辛；杜尼亚莎提着小包和阳伞；仆从们搬着行李。大家都横穿过房间。

安尼雅 打这穿过去吧。妈妈，你还记得这是间什么屋子吗？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（高兴得流出泪来）哎呀！是幼儿室呀！

瓦里雅 天够多么冷啊，我的手指都给冻僵了。（向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）是你的那两间屋子，那间白的和那间浅紫的，还都是以前那个样子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幼儿室啊！我的亲爱的、漂亮的幼儿室啊！我很小的时候，就睡在这儿。（哭泣）我现在觉得自己又变成小孩子了。（吻加耶夫和瓦里雅，接着又吻她哥哥一次）瓦里雅一点也没有变样儿，依然还是一个修女的神气。还有杜尼亚莎，我也一看就认识。（吻杜尼亚莎）

加耶夫 火车误了两个小时。这你觉得怎么样？多么乱七八糟的呀！

夏洛蒂 （向西米奥诺夫——皮希克）我的小狗怎么还吃核桃呢？

皮希克 （惊讶地）咦，你就瞧瞧这个！

〔除安尼雅和杜尼亚莎外，全体下。〕

杜尼亚莎 你简直把我们盼坏了！（给安尼雅脱了斗篷，摘了帽子）

安尼雅 我这一路上整整四夜没有合眼。把我都给冻木了。

杜尼亚莎 你走的那阵儿，正是大斋戒期。那个时候，满地是雪，天气又冷；可是瞧瞧如今呢！啊，我的亲爱的！（大笑，连连地吻安尼雅）我可盼了你有多长时间啊！我的爱，我的光明！……喂，我得立刻就告诉你一点事情，连一分钟也忍不住了……

安尼雅 （丝毫也不感兴趣地）什么，又是？……

杜尼亚莎 我们那个管家叶比霍多夫，在过复活节那个星期里，向我求婚了。

安尼雅 你的脑子里老是这一套……（整理自己的头发）我的头发夹子都掉完了。

〔她非常疲倦，站着直摇晃。〕

杜尼亚莎 我可不晓得怎么办才好啦。他爱我，啊，多么爱我呀！

安尼雅 （看着自己的卧房，一往情深地）我的屋子，我的窗户，都象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，还是那样啊！我又回到家里来了！明天清早，我一醒，就要跑到园子里去……啊，只希望我能够睡得着就好了！一种压抑的不安心情，叫我整整一路都没有合眼啊！

杜尼亚莎 彼得·谢尔盖耶维奇打前天就到了。

安尼雅 （愉快地）彼嘉吗！

杜尼亚莎 他就睡在外边洗澡棚子里呢，他住在那儿。他说他不愿意住到里边来，以免碍别人的事。（看看自己的表）本该去把他叫醒了。但是瓦尔瓦拉·米海伊洛夫娜不让我去叫。“千万不要叫醒了他呀，”她说。

〔瓦里雅上。她的腰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。〕

瓦里雅 杜尼亚莎，快去煮点咖啡去，妈妈要喝咖啡。

杜尼亚莎 我立刻就去。（下）

瓦里雅 好了，感谢上帝，你可回来了。你现在又回到家里来了。（抚摸着她）我的小乖乖又回来了！我的漂亮的乖孩子又回来了！

安尼雅 这几年我受的可是什罪啊！

瓦里雅 这我都想象到！

安尼雅 我是在受难周里离开的。那时候天气多么冷啊！夏洛蒂一路上不住嘴地闲聊，总变她的把戏。你到底为什么非叫夏洛蒂陪我一起儿走不可呢？

瓦里雅 可是你瞧瞧，我的小东西，你总不能一个人出门不是，才十七岁呀！

安尼雅 等我们到了巴黎，天气又那么冷！满地全是雪。我法国话说得糟透了。妈妈住在一座大房子的五层楼上。我一到了妈妈家，就看见那儿有很多法国男人，跟她在一块

儿，还有女的，还有一位老神父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；屋里一点儿也不舒服，满屋子全是烟味儿。我忽然觉得替妈妈难受起来，啊，非常难受！我就抱住妈妈的头，抱得紧紧的，不肯松手。后来妈妈对我很慈爱，她哭了……

瓦里雅 （眼里含着泪）打住吧！不要往下说了！

安尼雅 她已经把她在芒东的那座别墅给卖了。她什么都没有，一点东西也没剩下。我也边一个戈比都没有。我们想尽了法子，才仅仅凑够了回家的盘费。可是妈妈还是不知道难处！我们每次下火车到站上去吃饭，她尽点些最贵的菜，还赏给每个服务员一个金卢布的小费；夏洛蒂也是这样，雅沙也自己单叫一份，真是叫人受不住！得告诉你，妈妈雇了一个男佣人，名字叫雅沙。我们把他也带回家来了。

瓦里雅 这个小人我已经看到了。

安尼雅 跟我说说，家里的情况都怎么样？抵押借款的利息付了吗？

瓦里雅 你想得倒不错！拿什么付呢？

安尼雅 哎呀！哎呀！

瓦里雅 这片地产到八月份就要拍卖了。

安尼雅 哎呀！哎呀！

罗巴辛 （从门口向里探进头来，学牛叫）哞——哞！（又走了）

瓦里雅 （含着眼泪在笑）我真想给他一下子！（用拳头向门示威）

安尼雅 （拥抱着瓦里雅，小声地）瓦里雅，他跟你求过婚了吗？（瓦里雅摇摇头）可是你看，他真爱你呀。你们干嘛不挑明白了说呢？还等什么呢？

瓦里雅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他又很忙；脑子里装的全是别的事……他一点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最好还是算了吧，我看见了他就难受！大家个个谈论我们的亲事，人人都给我道喜；可是，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那么

一回事，这和一场梦一样的空呀！（改变了语调）你这个别针真好看！是一只蜜蜂吧？

安尼雅 （忧郁地）是妈妈给我买的。（朝自己的卧房走去，又象小孩子似的，快活地）我在巴黎，还坐过一个氢气球飞到天上去呢！

瓦里雅 你可回来了，我的小东西，你终究可回家了，我的漂亮的孩子！

〔杜尼亚莎端着咖啡壶回来，在那里倒咖啡。〕

（在安尼雅的门口站住）我的亲爱的，我每天在家里东跑西跑地照料家务，我左思右想，只想有一天能把你嫁给一个阔人。那我的心上就可把一块石头放到地上来了，也就可以出家去……然后到基辅……到莫斯科，我就能够不停地走啊走，走遍了一处又一处的圣地……我就能够走啊走，没有尽头地走。我就能够享到极乐的天福了！

安尼雅 园子里的鸟都唱起来了。现在几点钟了？

瓦里雅 一定是过了两点了。该去睡了，我的好孩子。（随着安尼雅走进她的卧房）极乐的天福啊！

〔雅沙拿着一条毯子，提着一个旅行皮包上。〕

雅 沙 （假装着媚笑，横穿过舞台）我能够打这儿走过去吗？

杜尼亚莎 是雅沙啊，真是认不出是你了。你去过一趟外国，真变得厉害了！

雅 沙 嗯哼，你到底是谁呀？

杜尼亚莎 你离开这儿的时候，我只有这么高。（用手比划着）我叫杜尼亚莎，是费多尔·科左耶多夫的女儿。你想不起我了吗？

雅 沙 嗯哼！你这个小黄瓜呀！（往四处张望了一眼，忽然把她抱住。她大叫了一声，把手里的小碟子掉了一个。雅沙赶忙跑下）

瓦里雅 （出现在卧房门口，不满意地）又出了什么事情？

杜尼亚莎 （忍住了眼泪）我打碎了一个碟子。

瓦里雅 没关系，这是主吉利的。

安尼雅 （从她的卧房走出来）我们要去告诉妈妈，说彼得来了。

瓦里雅 我叮嘱了他们不要叫醒他。

安尼雅 （沉思地）已经过去六年了，爹爹死了才一个月，我的弟弟小格里沙就被河水淹死了，可爱的小弟弟，可怜只有七岁！妈妈实在受不住了，她这才躲开这里，头都不回地走开了。（打了一个寒颤）但愿妈妈晓得我有多么了解她就好了！

〔停顿。

彼得·特罗费莫夫当过格里沙的家庭老师，妈妈看见了他会想起以前来的……

〔费尔斯穿着长上衣、白背心上。

费尔斯 （走到咖啡壶那里，一心一意地）太太要来这儿来喝咖啡。（戴上白手套）咖啡准备好了吗？（向杜尼亚莎，严厉地）喂！我说妈油呢？

杜尼亚莎 哎呀，真是的，哎呀！（匆匆忙忙下）

费尔斯 （忙着弄咖啡）你这个不成才的东西呀，走开！（跟自己咕噜着）她打巴黎回来了。原来老爷也上巴黎去过，是坐马车去的。（笑）

瓦里雅 你乐什么，费尔斯？

费尔斯 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（愉快地）太太可回来了；到底可叫我盼到了。现在我死也安心了。（高兴得流出泪来）

〔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，加耶夫和西米奥诺夫—皮希克，同上；皮希克穿着料子非常好的俄国式外套，灯笼裤；加耶夫进来的时候，前冲着上半身，伸着胳膊，作出打台球的姿势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你是如何打的？让我想想……啊，对了，打红球“达布”进角袋儿；白球滚回打“达布列特”进中袋！

加耶夫 我要用右高杆蹭红球进袋。从前有一个时候，我们两个人都睡在这间屋子里，可是我现在已经五十一岁了。这

不是奇怪的事吗？

罗巴辛 是啊；日子过得非常快呀！

加耶夫 你说谁？

罗巴辛 我说日子过得非常快呀。

加耶夫 这屋里还有一股股奇南香的味道呢。

安尼雅 我要睡觉去了。晚安，妈妈。（吻她的母亲）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我的小女儿，亲爱的！（亲她的手）你回到家来高兴吗？我的心神简直无法镇静下来。

安尼雅 晚安，舅舅。

加耶夫 （吻她的脸和手）上帝祝福你，我的好孩子。你多么象你的母亲哪！（向他的妹妹）柳芭，你清楚吗？你象她这么大的时候，就和她一模一样。

〔安尼雅伸手给罗巴辛和皮希克，走进她的卧房，关上门。〕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她真是非常、非常疲倦了。

皮希克 这一段路程一定是非常长的吧。

瓦里雅 （向罗巴辛和皮希克）行啦，先生们，已经两点多了，你们该走了吧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（笑）你这个瓦里雅啊，简直一点也没有改样儿。（把她拉到身旁吻她）让我喝完咖啡，咱们大家一块儿散。

〔费尔斯给她脚下放过去一张脚凳。〕

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。我喝咖啡上瘾了。无论白天夜晚，都要喝，谢谢你，可爱的老人家。（吻费尔斯）

瓦里雅 我去瞧瞧行李是不是都取回来了。（下）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坐在这儿的果真是我吗？（笑）我真想伸开胳膊跳起来啊。（用手蒙上脸）这别是在梦里吧！上帝知道，我爱我的祖国，我简直爱得厉害呀。我一路上只要往窗子外边一看，就要哭。（忍住了泪）可说我总是喝我的咖啡呀！谢谢你，费尔斯；谢谢你，我的非常可爱的老人家。我回来看见你还活着，是多么高兴哪。

费尔斯 是前天。

加耶夫 他几乎完全聋了。

罗巴辛 我必须乘四点半的火车到哈尔科夫去。真讨厌哪！我真愿意多陪你一会，看看你，跟你聊聊这个那个的……你还是从前那样好看哪！

皮希克 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）甚至比以前更漂亮了……她这次回来，穿的是巴黎最新式的衣裳……漂亮得叫我倾家荡产了！

罗巴辛 你的哥哥列昂尼德·安德烈耶维奇，说我是一个势利小人，还说我是个剥削人的富农。随便他怎么说吧！我一点也不在乎。我只求你还象从前那样相信我，还象从前那样用你那副神奇动人的眼睛望着我，就可以了。慈悲的上帝啊！我的父亲是你祖父和你父亲的农奴；但是你呢，你个人早年间待我那么好，叫我把所有仇恨都忘了，叫我拿你象爱姐姐那么爱……甚至比姐姐还要爱呢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我坐不住了！我可再也无法住了！

（蹦起来，极度兴奋地走来走去）这么大的愉快我是经受不了的……来吧，你们随意取笑我吧！我承认我是一个傻瓜！这座亲爱的老柜橱啊！（吻一座柜橱）这张可爱的小桌子啊！

加耶夫 柳芭，咱们的老奶妈，在你离家之后死了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（坐下，喝咖啡）是呀，但愿她的灵魂在天堂安息吧。他们已经写信告诉我了。

加耶夫 阿那斯塔西也去世了，彼得路什卡·科索伊也离开了我们，现在在城里警察局里做事了。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糖果盒来，放进嘴里一块糖）

皮希克 我的女儿达申卡……向你问好。

罗巴辛 我本来有几句叫你们听着又高兴又有逗乐的话，很想跟你们说说的。（看一眼自己的表）可是我马上就得走，没

有时间多谈了……那就这样吧，我就用三言两语把它说一说吧。你一定早就知道了，你的樱桃园就要被扣押，在八月二十二日拍卖了。但是，我的亲爱的太太，你不用着急，尽管踏踏实实睡你的觉好了；有办法……我向你建议这么一个计划。认真听我说！你这片地产离城里才二十里；附近又刚刚修好了一条铁路；只要你愿意把这座樱桃园和沿着河边的那一块地皮，划分成为几块建筑地段，分租给人家去盖别墅，那么，你每年最少有两万五千卢布的入款。

加耶夫 对不起，你说的都是些废话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，叶尔莫拉伊·阿列克塞耶维奇。

罗巴辛 每亩地，你可以每年最少向租户收二十五个卢布的租金，如果你立刻就把这个办法宣布出去，我敢跟你打个随便什么赌，不用到秋天，你手里就连一段地皮都不剩，全部叫人给抢着租光了。一句话，我恭喜你；那你可就有了救星了。这是块最棒的好地势，旁边又是一道挺深的河。只是，你自然得把这儿先整顿整顿，稍微清除干净些……打个比方吧。所有这些旧房子，就都得拆除了。连这座房子也在内，反正它也没有什么作用了；还有，也得把这座樱桃园的树木都伐掉……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把樱桃园的树木都伐掉！对不起，这你简直一点也不明白。如果说全省之内，还有一样唯一值得留意、甚至是出色的东西的话，那就得算是我们这座樱桃园了……

罗巴辛 你这座樱桃园，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呢，也不过地势宽大就是了。并且它每隔两年才结一回樱桃，结了樱桃你也没有法子办。也没有人出钱买。

加耶夫 连安德烈耶夫的《百科全书》里，都提到过我们这座樱桃园呢。

罗巴辛 （看看自己的表）我们如果不下个决心，不想个什么办法，一到八月二十二，这座樱桃园，连同这一带的地产，可就全部都要拍卖出去了。抓紧下个决心吧！我可以起誓，这是仅有的一条出路。

费尔斯 从前，四五十年以前，人们有的把樱桃晒干，有的泡起来，有的腌起来，还有的用来做成果子酱；那么……

加耶夫 不用你说话，费尔斯。

费尔斯 那时候，我们老是往莫斯科或者往哈尔科夫整车整车的运干樱桃。那可以赚很多的钱；那时候的干樱桃又软、又甜、汁又多、闻着又香，早年人们知道炮制的秘方儿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如今这个秘方儿呢？

费尔斯 失传了，没有谁记得了。

皮希克 （向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）巴黎有什么特殊的事吗？你在巴黎过得如何啊？吃过田鸡吗？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还吃到过鳄鱼呢。

皮希克 噢，你就瞧瞧这个！

罗巴辛 从前，乡村里只有地主和农民，可是现在呢，一转眼工夫，又出现了一种到乡下来避暑的市民了。现在无论什么镇子，就连最小的、最偏僻的地方，全都叫别墅给围起来了。我们可以预测得出来，再过二十年，跑到乡村来住在市民，一定会增加多少倍。目前这种人，不过坐在凉台上喝喝茶罢了，可是，非常可能有一天，他们就每个人都得自己耕种他自己仅有的二亩地啦，要是到了那个时候，不就等于你这座老樱桃园又繁荣、乐观、茂盛起来了吗？……

加耶夫 （生气）真是胡说！

〔瓦里雅和雅沙上

瓦里雅 妈妈，这儿有你两封电报。（从一串钥匙里，挑出一把，带着声响打开旧柜橱）给你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（没有读完就把电报撕碎了）这是从巴黎打来的，我跟巴黎的缘分已经完了……

加耶夫 柳芭，你晓得这座柜橱有多少年代了？一个星期以前，我拉出紧底下的抽屉来，一看，你猜我看见了什么？里边烫着一个日期。这座柜橱已经整整一百年了。你明白吗？嗯？我们应该为它做个百年纪念呀。这虽然是件死物件，终究是有了历史，有了和图书馆一样的价值的了。

皮希克 （惊讶）一百年了？你就瞧瞧这个！

加耶夫 对啊，这真是一件珍贵的东西啊！……（抚摸着柜橱）非常可爱、又非常令人可敬的柜橱啊！这一百多年以来，你一直都在朝着正义和幸福的崇高目标努力，啊，你呀！我向你致敬；你鼓励人类去从事有益的事业的那种无言的号召，在整整这百年里头，从来没有减弱过，却是一直在鼓舞着（哭泣）我们家族，使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拥有勇气，一直在支持着我们，使我们对于未来更好的生活有了坚定的信念，使我们心里充满着善与社会意识的理想。

〔停顿。〕

罗巴辛 是的……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你简直一点也没有改变，列尼亚。

加耶夫 （有一点窘）打白球下角袋，蹭红球进口袋！

罗巴辛 （看看自己的表）行啦，我得走了。

雅 沙 （把药瓶子递给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）恐怕现在你该吃药了吧？

皮希克 亲爱的太太，你可不应该吃药哇。药对你虽然没有害处，可也没有什么好处。交给我吧，我的朋友。（他把一瓶子药丸全倒在掌中，吹一吹，接着把药丸放在自己嘴里，用一口克瓦斯送下了）得了！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（吃惊）你疯了吗？

皮希克 我把药丸都吃了。

罗巴辛 馋鬼！

〔大家大笑。〕

费尔斯 他从前在复活节那天，到我们这儿来，吃光了半桶腌小黄瓜。（底下的话就嘟嘟囔囔听不清楚了）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他说的是什么？

瓦里雅 他这样嘟嘟囔囔的已经有三个年头了。我们也都听惯了。

雅 沙 上了岁数了。

〔夏洛蒂横穿过舞台；她非常瘦，穿着一件白色裙衫，腰身很紧，腰带上挂着一柄手持眼镜。〕

罗巴辛 请原谅我，夏洛蒂·伊凡诺夫娜，我还没有向你问好呢。（想去吻她的手）

夏洛蒂 （把手躲开）谁要是让你吻了她的手，你然后就要吻她的胳膊，接着又再要吻她的肩膀了……

罗巴辛 我今天真不走运。

〔大家大笑。〕

夏洛蒂·伊凡诺夫娜，给我们耍一个戏法吧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夏洛蒂，给我们变一下吧！

夏洛蒂 现在不成，我要去睡了。（下）

罗巴辛 我们三个星期以后再见了。（吻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的手）那么，祝你平安吧。我可要走了。（向加耶夫）过些日子见。（吻皮希克）再会啦。（伸手给瓦里雅，接着又伸手给费尔斯和雅沙）我真是不乐意走哇。（向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）别墅的事情，只要你一拿定了主意，就请告诉我，我立刻就到哪儿给你去弄个五万卢布，请你仔细考虑一下吧！

瓦里雅 （怒冲冲地）你倒底走不走哇！

罗巴辛 我这就走，我这就走……（下）

加耶夫 势利眼……不过，pardon（“对不起”——法语），瓦里雅

就要嫁给他呢；他是瓦里雅以后的……

瓦里雅 不要说没用的话，舅舅！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这有什么好怕的，瓦里雅？那我才替你高兴呢！他是个规矩人。

皮希克 说真的，他的确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物。我的女儿达申卡也说过……嗯，她说……说过非常多的话呢。（发鼾声，但是马上又醒了）我想起来了，亲爱的太太，你能借给我二百四十个卢布吗？我明天必须支付抵押借款的利息。

瓦里雅 （吃惊）不行！不行！我们现在没有钱！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我确实一个钱也没有。

皮希克 反正别处也能找得到。（笑）我从来没有走过绝路。上一回，我想，得，这回我可真完了！谁晓得，你们看，打我的地皮上铺过一条铁路去，他们给了我一笔赔偿费。所以现在肯定又是这样，看吧，不是明天，准是后天，总会赶上点什么运气的，边申卡可能会中上二十万卢布的奖，她买了一张彩票。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咖啡喝完了，我们全去睡吧！

费尔斯 （给加耶夫刷衣服，谆谆劝导地）你又穿错裤子了，我可把你怎么办好哇！

瓦里雅 （低声地）嘶，安尼雅睡着了。（轻轻打开窗子）太阳已经上来了；天气也不冷。妈妈，你瞧，这些树木都多么好看哪！哎呀！多么怡人的空气啊！白头翁也都唱起来了！

加耶夫 （打开另一扇窗子）满园子都是白色。柳芭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一条长长的园径，一直地、一直地沿伸下去，夹在两边树木当中，跟一根长带子似的？每逢月夜，它就闪着银光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没有忘吧？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（看着窗外的花园）啊，我的童年，我那纯洁而快乐的童年啊！我当初就睡在这间幼儿室里，总

是隔着窗子望着外边的花园。每天清晨，总是一睁眼就觉得幸福；那个时候，这座园子就和现在一样，一点也没有改模样儿。（愉快得大笑起来）满园子全是白的，全是白的！哦，我的樱桃园啊！你经过了凄凉的秋雨，经过了严寒的冬霜，现在你又年轻起来了，又充满欢笑了，天使的降福并没有抛开你啊！……啊！我要是可以把沉甸甸地压在我心上的这一块大石头扳开，那可多么好哇！痛苦的往事前尘哪，只要我能忘掉它，那可有多好哇！

加耶夫 竟然要把这座园子也拍卖了还债，真让人不能相信哪！不是吗？……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啊！瞧哪！我们去世的妈妈在园子里漫步呢……穿着白衣裳！（愉快得大笑起来）是她！

加耶夫 在哪儿？

瓦里雅 上帝保佑你，妈妈，你说的成什么话呀？

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 其实并没有人。但是看起来很象；靠右边，就在这条小径往凉棚拐弯的地方，有一棵斜长着的小白杨树，样子活象一个女人……

〔特罗费莫夫身着一套破旧的学生制服，戴着眼镜，上。

多么美丽的樱桃园啊！这一丛一丛的白花，上边衬着这一片碧蓝的长空！……

特罗费莫夫 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！

〔她转身过来瞧他。

我只来问你一句好，问完马上就走。（恳挚地吻她的手）他们要我等到早晨再来见你，可是我实在无法忍耐了。

〔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诧异地望着他。

瓦里雅 （忍住泪）这就是彼嘉·特罗费莫夫……

特罗费莫夫 彼嘉·特罗费莫夫，从前格里沙的家庭老师。你看，我真的变得让你都认不出来了吗？

〔柳鲍芙·安德烈耶夫娜拥抱他，轻声哭泣。